

蔣夢麟整張競生

(本文插圖刊第2、102頁)

蔣張兩人間恩怨軼事

●沈英名

「性史」狂潮招來橫禍

前在大陸任北京大學教授、校長、浙江省教育廳長、國民政府教育部長，來台後任石門水庫建設會及農復會主任委員的名學者蔣夢麟博士，與六十多年前前任北京大學教授，因寫性史毀譽滿全國的留法里昂大學哲學博士張競生，有一段不尋常的怨結，知其事又知而不詳者極多。茲讀到大陸出版刊物載有張競生受中共折磨，及張氏死後得到平反的近事。因我於蔣、張二氏有許多間接、直接關係，特寫此文，以供中外讀者參閱。

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時，張競生是北大教授，因事發生磨擦，結怨，時北大教授留美派人數甚多（胡適係哲學系主任），留法任哲學系教授者，祇有張競生一人。人寡勢孤，張競生憤而辭職到上海，開設美的書店，刊行「新文化月刊」、「美的社會組織法」、「性史」、「性育小叢書」、「第三種水」等書刊。就中尤以「性史」哄動整個守舊的中國社會，引起衛道者口誅筆伐。

羣衆心理十分奇怪，越受指責的書刊越暢銷

。性史爲三十二開本不滿百頁的小冊子，售價便宜，略識文字的人，像買份報紙般人手一冊，時京滬好幾家大中學校佈告禁止學生購閱；但效果相反。學生本無意購閱，却因看到禁閱佈告，引起好奇心，千方百計買來看。至於一般社會大眾，更人人要看。整個中國——尤其京滬一帶車站、碼頭、街邊報販、旅客手中觸目都是「性史」，形成「性史」狂潮。

筆者躬逢其盛，也讀過該書。其實那本書，哄動得太莫名其妙！內容係由幾位執筆者記述個人性生活經過，就中尤以一舸女士（聞係張太太的化名）及小江平所寫較突出。在今日看來，算不了什麼誹淫書刊。可是張競生就因這小冊子名聞全國，也因這小冊子害他一生好慘！

西潮自承無大臣風

民國十七年某月某日，張氏偕當時的太太褚松雪女士（即寫「花落春猶在」的著者褚問鵲女士，現向在台）由滬到西湖遊覽，住棲霞洞，略遇前兩廣監察使劉侯武，適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總政治部組織處長馬耐園（立法委員，已去世）

和該部宣傳處職員劉憲英女士（有名美人）將結婚，地點是浙江軍事廳大禮堂。劉侯武接請東後往晤馬耐園說：「有發張競生請柬嗎？」馬說：「他在上海，我未發請柬。」劉告以張來西湖，住棲霞洞。馬遂按址發柬給他。及期，張往參加婚禮。

時蔣夢麟任浙江省教育廳長兼中央政治會議浙江分會秘書長，也往參加婚禮與張同席。席散，張回棲霞洞，忽來杭州警察局幾名警察，將張逮捕。張競生的親友聞訊，向警局質問拘捕張競生的緣由，要求保釋，但不得要領。越日，革命元老張繼（溥泉），已有所聞，裝作有事至警局，見張競生繫獄中，趨問犯何罪？張答：「我也不自知。」張繼問警局局長，局長不敢隱瞞，說：「奉蔣夢麟廳長條諭逮捕，罪名不知。」張繼即撥電話找蔣夢麟，問蔣：「你命警局逮捕張競生嗎？他犯什麼罪？」蔣答：「是的。他的性史，有傷風化，故予逮捕。」張繼說：「笑話！這是學術討論，怎算犯罪？應飭警局馬上釋放！」蔣夢麟不敢違抗。張出獄後，即赴南京，住黃仲瑜（時任僑委會秘書）家，擬向中央控蔣。吳稚

暉聞知此事，遂寫信疏解，這場糾紛才告平息。

這故事是我親聞劉侯武、陳素（立法委員）、黃仲瑜三位先生細說（陳素也是參加馬劉婚禮的人）。民國五十二年我寫一篇「談蔣夢麟、徐賢樂婚變」的散文（發表於僑委會中華函校月刊），批評蔣氏「無大臣之風」，時僑務當局以譏評當朝大官為不禮貌，恐惹麻煩。我說：「文責我自負，蔣夢麟絕對不會找麻煩。」其實「無大臣之風」這句話，是蔣氏在自著「西潮」一書中寫出來的，事情經過是這樣：

民國十七年蔣氏由浙江教育廳長調任南京教育部長兼浙江大學校長。民國十八年中央大學易名及勞動大學停辦兩事，蔣氏與元老們意見相左，被迫辭職，他在「西潮」寫着：

「我當時年壯氣盛，有所決策，必貫徹到底，不肯通融，在我自以為勵精圖治，在人則等於一意孤行。……在我辭職的前夜，吳稚暉先生突然來教育部，雙目炯炯有光，……他老先生問我中央、勞動兩校所犯何罪？並為兩校訟冤。據吳先生的看法，部長是當朝大臣，應該多管國家大事，少管學校小事。最後用指向我一點，厲聲說道：『你真無大臣之風。』我恭恭敬敬站起來回答說：『先生坐，何至於此，我知罪矣。』第二天我就辭了職，回北京大學去了。劉半農教授聞之，贈我圖章一方，文曰：『無大臣之風。』」僑務當局不知這句話是蔣氏自述出來的。同時，西潮一書，原由英文譯為中文，民國四十八年在中華日報分期發表後又發行單行本，一紙風行，我讀完全文，以孟玉筆名寫篇批評文，發表於中

華函校月刊，介紹給讀者。我在文末說：『西潮』寫到二次大戰結束為止，戰後整個世界及中國起着劇烈變化，這些變化資料很多，希望蔣先生再運用他超人的智慧，豐富的學識和經驗，用他鋒利的筆尖繼續寫『赤潮』或『紅潮』。」

民國五十一年蔣先生再將西潮交由世界書局印行，又將拙文附於書後。再後更接納我的建議，民國五十三年續寫「新潮」一書，但僅寫二三章蔣氏便逝世。

所以我寫「蔣、徐婚變」而無所顧忌，有二理由：（一）我寫的都是事實，毫不虛妄；且劉侯武、陳素、馬耐園、黃仲瑜、諸先生當時都在世，人證俱在。（二）蔣夢麟既把我的書評文字附入「西潮」，足見重視拙文；後又接納我的建議續寫「新潮」，決無找我麻煩之理。

白髮紅顏桃色新聞

民國五十二年春，傳播媒體發表了蔣（夢麟）徐（賢樂）婚變新聞，中央通訊社且一破往例不播這類社會新聞的電訊，故熱鬧非常。良以蔣係當代大臣，徐係中國軍事學家楊杰的棄婦，剛於兩年前與蔣以紅顏白髮相結合，織成美麗的桃色新聞，但不旋踵而鬧婚變，且涉訟於法庭，故引發社會大眾的關注。事情的經過，大略如下：

原來蔣氏原配早逝，民國十年，蔣的朋友高仁山（北大教育系主任兼藝文中學校長）被張作霖槍殺，蔣以友情照顧其遺孀陶會毅女士，後來兩人竟結為夫婦。當時胡適以「一對新夫婦，兩件舊東西」賀聯致賀，蓋指雙方都是第二次結婚

，語極雅諷！後來陶女士病逝，蔣在台以七十餘高齡和五十餘歲之徐賢樂結婚。事前胡適（時任中研院長）向蔣勸阻，未獲採納。但結婚不久忽鬧離婚，哄動社會，我當時戲填一闕賀新郎詞（用東坡韻）以紀，詞如下：

綺興營金屋。向紅顏，將鬚求愛，戀河新浴。山水尚堪留韻事，涵碧樓前似玉。（註一）

料正是，春風情熱。花甲重週還十六，顛危危，再唱鳴鶯曲。猶軟霧，籠疏竹。鱗文未暖眉峯蹙。曾幾時，鴛鴦瓦冷，夢回鰥獨。誰耐夜闌頻逼取，先與遺書一束。（註二）早默計，移枝重綠。惟有量珠任伊去，嘆楊花落盡徒悲觸。春意短，淚潸寂。

註一：蔣、徐婚後，雙雙攜手赴日月潭住涵碧樓度蜜月。

註二：報載，徐以蔣係高官，必有多金，但恐蔣身後遺資不能得手，乃逼蔣先給遺書以掌握之。蔣不許，遂鬧翻。

這闕詞也發表於刊物上，不知蔣氏有無讀到？作何感想？

上列兩事，為蔣氏生平軼事，故錄之。現在要談張競生的軼事。

北上尋找新殖民地

有關張競生其人其事，數十年來報章雜誌寫作者極多，不斷發現。中共刊物，近且多騰載，

但所寫有些不符事實。我與張氏有多項關係：(一)張與我係饒平小同鄉。(二)張曾任金山中校長，我是學生，有師生之誼。(三)我與張胞弟競秀是同學。(四)我與張之繼配夫人褚問鵬女士有同事之雅。褚曾任廣東省府秘書，我任省府參議。褚女士多才多藝，有膽有識，是一位偉大的母親。(五)抗戰後期，我與張競生同是饒平參議員。有這五項關係，故所知自較他人翔實，敢自信現在所要寫的是一些別人不盡知的張的軼事，擇要說出。別人說過的我不再說。

張競生原名公室，十歲時到黃岡(丁未革命後的黃岡，饒平縣屬。非湖北之黃岡)瑞光書院(後改瑞光小學，再改縣立二中，現為饒平縣政府)就讀。嗣又赴汕頭入同文學校，始改名競生。後再赴北京入北大就學。在北大時，做出一件驚人的事：清末代皇帝溥儀以孩提嗣位，由其父任攝政王主政，時革命黨人汪精衛謀刺攝政王不遂繫獄。罪不只可殺頭，且可誅九族，故無親友敢探監送飯。張氏革命思想濃厚而胆大，不懼誅連，頻往探監。清吏以其係少年學子而聽任之。汪大受感動。迨宣統退位，民國肇立，汪出獄，成革命黨要人，也是孫中山先生重要助手。南北議和，張氏以秘書身分參加南方代表團。嗣汪因感張之義勇，資助其赴法入里昂大學，凡六年，得哲學博士學位。

民國八年，張由法乘船回國，經香港，入廣州晤汪。汪邀其入南方軍政府任職，張未許。時潮州最高學府金山中學(清時係金山書院)校長鄭國藩(前清舉人)；暮氣深沉，學校無朝氣，

潮人聞張回國，紛紛表示歡迎他出長金山中學，經省方及張氏同意。

張到金中，銳意刷新，一時朝氣蓬勃。原來金中校產充足，汕頭市有整條街稱金山街；沿海有很多沙田，設校產管理委員會以管理之。但租金均係清末所定數額，佃戶多係當地豪強，照舊租額納租，不照時值增加，且多拖欠多年不納。張氏長校後，另訂租額，并追收舊欠，毫不通融，因此招致佃戶不滿。同時，在體育課時間，學生要求體育教員，允在韓江(即韓愈驅鱷魚處之急水地方)游泳，因水流湍急，有一客籍學生溺斃，其同籍同學，不攻擊體育教員而攻擊不知情之校長，并聯合抗租之佃戶，大鬧風潮。張氏將鬧事學生首領郭壽華開除學籍。(郭壽華即十餘年前在台因寫韓愈在潮患花柳病，遭韓愈後人控告而受刑罰之人)省教育廳派員查明增租是為公，合情合理合法；學生溺斃非校長之過。

風潮雖告平息，但張氏受此刺激，有點灰心；且性又好動，乃於越年一面報省辭職，一面命學監(即今之教務長)李春濤(左傾份子，後死於清黨之役)代理校長，離校搭潮汕鐵路火車赴汕頭。全校學生到車站送行，張氏分發一張簡短臨別贈言，中有句曰：「將赴西伯利亞尋新殖民地」。由汕經滬至北京，被北大校長蔡元培留為哲學系教授，後來便在北大與蔣夢麟發生磨擦。已見前文所述。

胸懷豁達率性而行

張競生言行，有時像小孩一樣天真：他在上

海開的美的書店，不久即告結束，偕太太褚女士南下居廣州，嗣廣東南天王陳濟棠正提倡讀經復古，認張氏寫性史有傷風化，擬予逮捕。張得訊，率身懷六甲之太太奔香港，住旅館，不敢用婦孺皆知之張競生姓名登記，隨便登記為「黃嘉」。迨褚女士在港生下小孩，因報出生紙便用黃嘉作小孩姓名。後來張褚意見不合離異。

對日抗戰期間，張競生在故鄉開荒山、闢農場、創農校、築公路(饒錢路)，致力建設(時被選為縣議員)。抗戰後期，我也離開軍校回故鄉，一面號召附近七十餘鄉組織錢東抗敵會，以抵禦侵據汕頭、澄海之日寇，我被舉為主任委員，增加耕地，以解當時糧荒。我也被選為縣議員，常與張氏碰面。曾被邀參觀其農場、農校，他招待我到他所居之舊晴園(中共刊物讀作舊樂園——潮語晴寨二字音近)，殺雞、網魚(園中魚池自生養)菜肴豐盛。我也邀他參觀我已建成的圍田。他對我說：「我十年經營，未若你一年成就。」我說：「性質不同，成效自異。昔人謂十年樹木，造林自非一年半載可見成績。勝利後，我們的抗敵會演戲慶祝，並舉行聯歡聚會，參加者全體委員數十人。」

張氏適由其家鄉來晤我：我說：「今日你來甚好！可參加我們餐會，餐費各人自掏荷包，非用公款。」他說：「我照付一份餐費。」我說：「不必。我代付，算我請客。但有一條件：晚餐後請你上戲拾演說。」他答應照辦。演說後，他說：「我今天由浮濱步行六十里到此，明早要步

行九十里到汕頭，得早點休息。」我安排他住宿，並派一勤務兵服侍他，對他說：「我另有他事，不能陪你，這勤務兵留此，有任何事盡叫他辦，絕對妥貼。」半夜後，我去看他，床空無人，問勤務兵，他說：「張博士十一點起身，說洗後要出門。我問他何故，他說此時明月當空，天涼氣爽，正好夜行，明早八九點可到汕頭。我要報告主任，他說，不必。就這樣走了。」他的行動，就是這樣飄忽。

要子歸宗兒不改姓

民國三十五年，我移居汕頭。一日，路遇張氏，問他：「好久不見面，到那裏去？」他說：「到南京找孩子（黃嘉，時已在南京中央大學畢業）他先一天去上海；我到上海，他又先一天到台灣；我哭了。又追到台灣，他已在屏東台糖公司做事。晤面後，他問我來意？我說：『要你歸宗改姓。』」他說：『須得媽媽同意，我不能作主。』黃嘉對母親最孝順，心地善良，天性純厚。

我無奈，又從台灣赴廣州（時褚女士已在廣東省府任職），我撥電話到省府找她，不敢先報姓名，恐她不肯接聽。等她接電後，我認出聲音，高聲說：「我是張競生，有要事和你面談。」她沉吟了好久才說：「下午一時在惠愛東路某茶樓見。」遂將電話掛斷。我依時到茶樓，見她獨坐，桌上已有幾個空碟子，顯已食罷。一看到我，用手指我說：「你這人，不講信用，為什麼這時才來？」我說：「我依約一點到此。」她指壁上掛鐘，已

是二點。我摸出袋錶，秒針不動，原來錶早停。遂向她道歉。』她問什麼事面告？我說：『我要兒子歸宗張姓。』她說：『他沒有爸爸。』我說：『雌雄相配才能生子，他沒爸爸妳怎生出他？』爭論了很久。我問他結果怎樣？他說無結果。我說：『你唔黃嘉時他叫你什麼？』他說：『爸爸。』我說：『得了，人的姓名，只是給人辨認的記號，他叫你爸爸，便認是你兒子，黃嘉也好，張嘉也好，何必固執？這點你未免看不通！』他默默點頭。

有一回，我問張競生何久不見？他說：「我又到南京，晤孫科哲生（孫時任立法院長），說我的農民黨也要有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名額。孫科問我：『貴黨何時成立？多少黨員？』我說：『當然啦，還未成立，也未招黨員。』孫科聞言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競老：你還是依舊致力建設及著書、翻譯工作，你根本不是辦政黨搞政治材料。」他笑笑。從這些事，可見張競生的天真，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五官並用聰明絕頂

回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歸政中央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生時偕其第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師畢業）住廣州，我們常見面。一日，我問張競生：「願到軍校任教官嗎？」（軍校有軍事教官、政治教官、普通教官）他說：「可以。」我遂向政訓處長劉健羣提請（劉時任廣州行營第二廳廳長兼軍校政訓處長），劉氏同意，轉告軍校副主任

陳芝馨（時廣州軍分校主任陳誠，只是掛名，校務全由陳芝馨負責。），陳謂軍校學員生官兵二萬餘人，都是男性，若張競生來校任教，重彈性史前調，豈不天下大亂，事不成功。其實張競生已久不談性史，但其因性史而遭緝捕、摒棄，終不容於當時的社會，故我說：張競生因性史名聞全國，也被性史害得好慘。

張競生為人，胸懷豁達，沒有恩仇觀念，和他要好的人，他不以私情而護短；和他有仇的人，他不以舊怨而懷恨，這點他比蔣夢麟強。他的確聰明絕頂，有異常人，曾見他左手執香烟，右手執筆寫字，口則對人談話，邊吸、邊寫、邊說話，話與寫字內容毫無關連，但兩面都有條不紊，似有兩副頭腦。他致力地方建設、教育，毫無私圖，大有張謇（季直，清末南通狀元）的志趣。惜生非其地（饒平是粵東山縣不比南通。），非其時，故不能如張謇的成就，可惜！

下放鬥死始獲平反

閱讀中共出版的刊物紀載，張競生於中共執掌大陸政權後，被逼獨身離老家饒平浮濱大榕舖鄉而到廣州，初任省文教館館員，旋又調為廣東農林廳技正。其太太黃冠南及二子在舊晴園被逼掃地出門；黃氏因不堪虐待而弔頸自殺，舊晴園自然被沒收。張競生於民國五十二年於廣州訪黃冠南廣州越秀南路故居作訪菊園詩說：

「菊萎園空枉攜兒，不堪回首畫樓西；忍拋顰眼長開恨，教子成名望展眉。」

張競生的沉痛之情，可以概見。文革時間，被從廣州押回故鄉批鬥。五十八年被下放樟溪廠埔村（饒平一小山村落）勞作。越年六月十八日因腦溢血死於廠埔村，時年八十二歲。

民國七十三年中共爲其平反，說他是全國知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哲學家、翻譯家、生平著作豐富。

七十七年十月十五日縣人民政府隆重舉行張競生博士誕辰百周年紀念會，并舉行張博士學術討論會。

復有若干人士先後詠詩悼念。張競生泉下有知，不知是愁是恨？是笑是哭？現仍在台的褚問鵬女士及曾在農復會供職之黃嘉先生，讀到此文，料想必不勝嘆惋！

豪氣干雲偶也作詩

張競生偶也作詩，除上文所舉訪菊園一作外，另有贈王浩真一首曰：

「分手贈劍氣如虹，南下滄海斬黃龍；何當直搗黃龍府，金漿玉液共慶功。」

又作鎮海樓（即廣州觀音山上五層樓）和伯煌（黃希燧）一首曰：

「鎮海樓高望眼夸，沉沉暮靄日西斜；征途甚遠同舟濟，游子有誰不憶家？」

中國民盟前領導人章伯鈞與張競生素識，有

詩寄贈張氏曰：

「花甲逢春又十三，滿頭拗發猶如簪；何當脫胎換骨後，星際遨遊還許參。」

附註

民國十一年北京大學成立北大研究所國學門，蔡元培兼所長，沈兼士任國學門主任。國學門設導師制，先後由陳垣、馬衡、王國維、羅振玉、林語堂、伊鳳閣、劉半農擔任。研究生有羅庸、張熙、容庚、鄒天挺、商承祚、董作賓、陸侃如、馮沅君、褚問鵬。國學門又附設歌謠研究會，周作人任主席；明清史料整理會，陳垣任主席；風俗調查會，張競生任主席；方言研究會，林語堂任主席；考古學會，馬衡任主席。

最低廉的售價·最熱門的好書

褚問鵬著 花落春猶在 第一、二、三冊出版

合售台幣叁佰元

名作家褚問鵬女士，浙江嘉興人，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廣東省政府參議，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懷舊憶往，文字生動詳實，女性讀者，往往抱書而哭，感人之深，可以想見，要目有：童年的回憶。蠟炬成灰淚始乾。山西歷險記。從晉北到故都。重到申江更斷腸。撫孤自苦甘零落。空花到眼總無緣。道是無情卻有情。「一二八」烽烟驚客夢。戎馬馳驅十五年。噩耗傳來摧肺肝。西安事變拾零。戰時的訓練工作。湖北的戰時省會。千里奔波探兒病。居然生入玉門關。綠茶紅梅相映生輝。幾時歸夢到江南。南湖烟雨憶當年。解甲歸田成一夢。母子榮榮細談別後。廉頗未老氣壯山河。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全書分裝叁冊合售叁百元，歡迎購閱。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①



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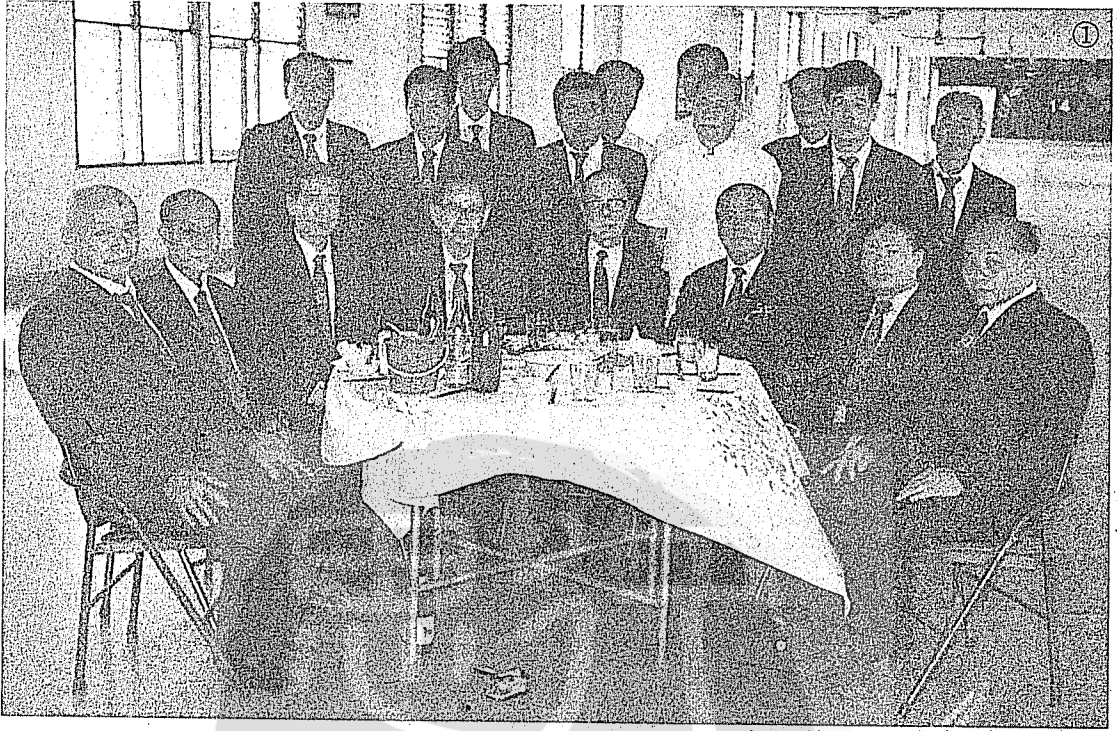
沈英名「蔣夢麟整慘張競生」插圖（文見22頁）

①前北大校長、浙江省教育廳長蔣夢麟與夫人陶曾毅女士合影。

②知名的愛國人士、哲學家、翻譯家性學博士張競生。

③張競生博士的親筆墨跡。

性史第一集是我介紹出版的。以後那些某某都是假冒我名。至
於性藝，交用惡毒的筆墨假借我名，把我自己罵得狗血淋頭！
這些都可見出那時的上海文壇發財果得我名。張競生可
是我這回禍首。你自當除自己懺悔外尚有什麼話可說呢。
有些人以為我出性史司的在整橫財。只飲自己利益。不惜陷
害青年。果如此。我真是一個狗彘不如的人。但我確不是這
樣的人呵。我敢問天。問自己。良心。誓。我的文章是正當的。但
效果則竟出我意料之外。
沈英名特是哲學博士。北京大學教授。在我未出性史之前
我已把社會上蜚聲我的。發情它則。再美的人生觀了。就當



沈英名「蔣夢麟整慘張競生」插圖（文見22頁）

①作者（前排右四）在泰國接受沈氏宗親總會全體理事的歡宴。

②作者（前排右二）與旅台潮州金山中學部分同學合影。

